

<<羊脂球>>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羊脂球>>

13位ISBN编号：9787535444554

10位ISBN编号：7535444555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时间：长江文艺

作者：莫泊桑

页数：185

译者：高临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羊脂球>>

内容概要

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集19世纪小说大成，把小说艺术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读他的作品不但是是一种艺术享受，而且仿佛穿越时空隧道，来到19世纪法国漫游，目睹那儿的人情世态。

种种人物，或高尚，或委琐，或卑贱，都不曾做出什么丰功伟绩，但正是这些凡人琐事造成心灵上的震撼，给人带来启迪。

本书收录了他的中短篇小说《珍珠小姐》、《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奇遇》、《我的叔叔于勒》、《小酒桶》、《项链》、《俘虏》、《庄园女佣的故事》、《西蒙的爸爸》、《衣橱》、《怪胎之母》、《手》、《羊脂球》?《二十九床病人》、《初雪》十四篇。

<<羊脂球>>

书籍目录

珍珠小姐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奇遇我的叔叔于勒小酒桶项链俘虏庄园女佣的故事西蒙的爸爸衣橱怪胎  
之母手羊脂球二十九床病人初雪

## &lt;&lt;羊脂球&gt;&gt;

## 章节摘录

羊脂球 溃军的残部一连好几天穿城而过。他们根本就不是军队，而是溃散的乌合之众。这些人胡子又脏又长，制服破烂不堪，前进的步履萎靡不振，没有军旗，也没有团队。所有的人都极度疲惫，仿佛被压垮了，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思考，做任何决定，只是不由自主地向前走，一旦停下脚步，便会疲劳得倒下去。尤其可以看到被动员入伍的人，他们本是安安静静，有固定收入的和平居民，现在却被沉重的步枪压得弯曲着身子；还有国民别动队的机警的小兵，他们既容易受惊吓，又容易狂热，既准备进攻，同时也准备好逃跑；在他们中间还可以看到一些穿红马裤的人，他们是在大战役中被歼灭的一个师的残部；有一些身穿深色制服的炮兵也与这些杂乱的步兵混排在一起；有时甚至有个把龙骑兵，戴着闪闪发光的头盔，迈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跟在步履比较轻松的步兵后面。

一些有着“战败复仇者”、“坟墓公民”和“死神分享者”英雄称号的游击队也穿过了城市，他们的神色很像一帮匪徒。

他们中当长官的，有的是呢绒商或者粮商，有的是羊脂商或者肥皂商，应景参军入伍，由于有钱或者胡子长得长的缘故被任命为军官。

他们穿着法兰绒衣服，浑身披挂着武器和饰带。

他们讲话嗓音响亮，讨论作战计划，自以为惟有他们这些充假好汉的人的肩上扛着奄奄一息的法国。但是，他们有时却害怕他们自己的士兵：都是些十恶不赦的坏蛋，他们通常骁勇得出格，也荒淫无度得出格，甚至掠夺成性。

传说普鲁士人就要打进鲁昂了。

国民卫队两个月来一直在邻近的树林里进行着谨慎的勘察活动，有时甚至射杀他们自己的哨兵，只要野兔在灌木丛中动一动，他们立刻准备战斗，但这会儿也都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他们的武器、制服以及使国家公路周围方圆3法里之内为之恐惧的所有杀人工具都突然之间消失不见了。

最后一批法国士兵刚刚算是渡过了塞纳河，经过圣·色维尔和布夏沙到蓬·奥得迈尔去。将军走在所有人的后面，十分绝望，靠这些身心瘫软、杂乱无章的队伍他什么尝试都不能做。

一个习惯于战胜别人的民族，尽管有着传奇般的英勇，但却灾难性地被击败了。将军自己也处在这个民族大败退的混乱之中，他在两名副官的陪伴下徒步走着。

随后是一阵深深的沉静。

一种悄然无声和令人恐惧的等待笼罩着城市。

许多大腹便便、被商业阉割掉血性的小市民十分焦虑地等待着征服者，担心人家把他们烤肉用的铁钎和厨房里的菜刀看作是武器。

生活仿佛停止了。

店铺的门紧闭着，大街上鸦雀无声。

偶尔有个把居民会被这寂静吓得惊慌失措，贴着墙很快溜走。

惊恐不安的等待使得人们甚至希望敌人到来。

在法国军队离去后的第二天下午，几个枪骑兵不知从何处钻了出来，迅速地穿城而过。

稍迟些时候，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从圣·卡特琳娜山坡上走了下来，另外两群入侵的人群则出现在通往达尔纳塔尔和布洼纪约姆大道上。

这三支军队的前卫正好同一时刻在市政府广场上会师。

德国军队通过邻近的各条街道到达这里，把部队铺展开来。

他们沉重而有节奏的步伐使街道上的石板嘭嘭作响。

沿着仿佛无人居住、死亡般沉寂的房子传来一阵很重的陌生嗓音喊出的命令。

然而，在百叶窗后面，许多双眼睛正窥视着由于“战争法”而成为生命、财产和城市的主人的这些胜利者。

居民们在他们昏暗的房间里对大地致命的动乱恐惧得发疯，任何智慧或者力量面对这样的动乱皆无能为力。

## &lt;&lt;羊脂球&gt;&gt;

每当已经建立起的秩序被推翻，完全不复存在，人类的法律或者自然的法则所保护的一切都处于无意识的野蛮残忍的支配下时，同样无能为力的感觉就会重现。

地震正要压倒摇摇欲坠的房屋下的整个民族；泛滥的河水卷走了溺死的农民和牛的尸体，以及从屋顶拔出的大梁；胜利的军队屠杀自卫的人们，带走他的俘虏，以军刀的名义抢掠，用炮声感谢一位天神，这些同样都是令人惊恐的灾难，打乱了对永恒正义的信仰，以及我们被教导对上苍的保佑和人类理智的信仰。

每个门前都有小队的士兵在敲门，然后便钻进房屋中去了。

这就是入侵之后的占领。

战败者开始对战胜者表示“友好”，这是他们的义务。

过了一段时间，起初的恐惧一过去，新的平静便建立了起来。

在许多家庭中，普鲁士军官与主人同桌吃饭。

有时这些军官颇有教养，出于礼貌对法国表示同情，声称对参加这场战争感到反感。

人们对他们的这种感情表示感谢，也许某一天人们可能需要他们的保护。

谨慎对待他们，也许可以获准少供应几个士兵的给养。

既然人们要完全依赖某个人，那么为什么要去伤害他呢？

这样做与鲁莽相比或许不够勇敢。

——就像在使他们的城市享有盛誉的英勇抵抗时期那样，鲁莽已不再是鲁昂市民的一个缺点了。

——最后，人们思忖着，从法国人的礼貌中得出至高无上的道理：在家里允许对外国大兵彬彬有礼，只要不在公众场合对他们表示亲切就行了。

人们到了外面便不再相认，但在家里却很自然地相互交谈。

德国人每天晚上在主人家里烤火取暖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城市本身也渐渐恢复了通常的面貌。

法国人依然不怎么出来，而普鲁士大兵则挤满了街道。

另外，身穿蓝色制服的轻骑兵军官傲慢地拖着他们制造死亡的工具走在大街上，他们对平民百姓的鄙视好像并不比步兵军官更厉害，而这些步兵军官们去年还曾在这里的咖啡馆里喝过一杯呢。

然而在空气中有某种难以捉摸、陌生的东西，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奇怪的气氛，仿佛是一种气味——入侵的气味，正弥漫开来，充满了住宅和公共场所，改变了食品的滋味，使人感到仿佛旅行得很远，到了野蛮而危险的部落似的。

征服者要求金钱，许多金钱。

而居民们总是给他们。

再说，居民们本也富裕。

然而，对于一个诺曼底的批发商来说，他越是富有，越得承受牺牲，承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富一点一滴直至全部地落到他人手里的痛苦。

然而，在城市下游沿河两三法里，朝克鲁瓦塞、第埃普达尔或者比萨尔那个方向，内河船员和钓鱼的人常常从水底打捞出身穿制服、已经发胀的德国人的尸体，有的是被人揍死或用刀杀死的，有的是被人用石头砸烂了脑袋或者从桥上推下水去的。

河底的淤泥湮没了这些默默无闻、野蛮且合法的英雄般的复仇行为。

无声的攻击比光天化日下的战斗更富有冒险性，而且没有轰轰烈烈的荣誉。

这是因为对“外国人”的仇恨总是会武装起一些准备为理想献身的勇士。

总之，入侵者使城市屈从于他们严格的纪律，又没有犯下传闻他们胜利进军中犯下的那些暴行，人们的胆子开始大起来。

买卖的需要使得本地商人的内心又动起来了。

有几个商人在勒阿弗尔港尚有利润丰厚的买卖，那里正处在法国军队的占领下，他们试图从陆地到第埃普，然后再乘船到那里去。

他们通过熟识的德国军官的引荐，从元帅那里弄到了离境许可证。

有10个人在车行里挂了名，为本次旅行预订了一辆4匹马牵拉的大驿车。

他们决定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天亮之前动身，以避免人群。

## &lt;&lt;羊脂球&gt;&gt;

一段时间以来，严寒已经使大地变得坚硬，星期一3点钟左右，大片的乌云从北方袭来，大雪从傍晚连续不停地下了整整一夜。

凌晨4点半钟，旅客们聚集在诺曼底旅馆的院子里，因为得从这里上车。

他们个个睡意蒙胧，身披毛毯还是冷得瑟瑟发抖。

人们在黑暗中相互看不清楚，沉重的冬装裹在身上，使他们的身体活像穿着长袍的胖神甫。

有两个男的相互认了出来，第三个人也上前搭话，他们闲聊起来：“我带着妻子。

”一个说着，“我也带了。

”“我也一样。

”头一个讲话者又说：“我们不再回鲁昂了。

如果普鲁士人逼近勒阿弗尔，我们就到英国去。

”这几个人的气质相似，所以计划也都差不多。

驿车还没有套好。

马夫提着一盏小灯不时地从一扇昏暗的门中走出来，又立刻消逝在另一扇门里。

马蹄踢打着地面，满地的垫草略为减弱了踢打声。

一个男人咒骂牲口。

的声音从马厩深处传了出来。

一阵轻微的马铃声表明开始上马具了。

轻微的铃声很快就变成一阵清晰的、连续不断的叮当声，随着马的运动而很有节奏，有时会停下来，然后又突然抖响，同时伴随着钉了铁掌的马蹄在地面发出的沉浊的声音。

门突然又关上了，所有声音都停了。

冻坏了的市民们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僵直地站着。

连续不断的大雪仿佛一道白絮幔，不停地闪烁着向大地降落下来，抹去了一切形状，给所有的东西都覆上一层冰沫。

在被冬天湮没了的平静的城市的沉寂中，人们听到的只有落雪时漂浮在空中的不可言状、隐隐约约的沙声，与其说是声音，还不如说是感觉，塞寒率率中夹带着轻轻的微粒，仿佛填满了空间，覆盖了世界。

马夫提着灯又出现了，用绳子牵着一匹显得十分悲伤、很不情愿出来的马。

他让马靠在辕杆上，拴上套，围着马转了很久才把马具拴牢固，因为他只能用一只手，另一只手提着灯。

他正要去牵第二匹马，注意到这些一动不动的旅客已经浑身是雪，于是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上车呢？

至少可以避避雪嘛。

”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车上可以避雪，这会儿便赶快冲了上去。

三个男人把他们的夫人安置在驿车里边，然后自己也上了车。

随后轮到其他几个模糊不清、戴着面纱的人影坐在最后边的座位上，彼此一句话也没有说。

车底铺着干草，脚都埋了进去。

车里的夫人们点燃了随身携带的烧化学炭的铜脚炉。

她们低声述说了一会儿这些器具的好处，重复着她们早已知道的东西。

驿车终于套好了。

本来是四匹马的驿车，由于雪天牵拉更加艰难的缘故，套上了六匹马。

外面有个声音询问道：“所有的人都上车了吗？

”车里有人答道：“都上来了。

”大家启程了。

驿车一小步一小步前进得很慢很慢，车轮深深地陷进雪地里，整个车厢都在沉重的嘎吱声中呻吟着。

马打着滑，气喘吁吁，浑身冒着白气。

车夫那根巨大的鞭子不停地啪啪作响，在周围飞舞着，像细蛇一样盘结在一起，又伸展开来，猛然抽



## &lt;&lt;羊脂球&gt;&gt;

打在圆鼓鼓的马臀上，马绷紧臀，更猛烈地用力拉着车。

天在不知不觉中放亮了。

这些轻盈的絮片——有个地道的鲁昂旅客曾把它们比作棉花雨——也不再下了。

污浊的微光从大片沉重的乌云中渗透出来。

时而是一排覆满霜雪的大树，时而是披着白雪斗篷的茅舍，皑皑的乡村在乌云下更加晶莹。

在驿车内，人们借着阴暗的晨曦好奇地相互打量着。

大桥街的酒批发商路瓦兹沃夫妇正对面坐在车厢深处最好的位置上打着盹。

路瓦兹沃过去给人家当伙计，老板生意破产，他便买下了老板的资产，发了财。

他以极低的价格把劣质酒卖给乡下的小零售商。

在他的熟人和朋友们中间，他被看成是个狡诈的骗子，诡计多端，快活无比的地地道道的诺曼底人。

他那骗子的名声已经众所周知，因此，有天晚上在省政府的晚会上，本地的名人、思想尖刻而细腻的寓言和歌词作家杜尔内尔先生看到夫人们昏昏欲睡，便建议她们玩一局“Loiseau V01er（路瓦兹沃飞）”。

这句话飞越过省长的沙龙，传遍了城市的沙龙，全省人对此笑了整整一个月。

另外，路瓦兹沃出名还因为他善于作各种各样的闹剧，爱开善意的或者恶意的玩笑。

任何人只要谈起他，便立刻会加上一句：“这个路瓦兹沃，他可真是金不换。

”他的身材不高，但是肚子却挺得像个皮球，脸膛红红的，两边蓄着花白的颊髯。

他的夫人高大强壮，决定迅速，行动果断，声音洪亮，商店的算计和秩序全靠她，她的活力是由他那快乐的活动赋予的。

他们的旁边是加里·拉玛东先生，他的社会地位更高，是个重要人物。

他经营棉纺业，有三家纺织厂。

他是省议会议员，获得过四级荣誉勋位。

在整个帝国时代，他一直是宽厚的反对派的首领，这只不过是要对他的归附待价而沽罢了。

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用礼貌的武器为此去战斗的。

加里·拉玛东夫人比丈夫年轻许多，一直是鲁昂驻防的上流社会军官的藉以安慰的女人。

她坐在丈夫对面，身材小巧，姣美，非常漂亮，裹在毛皮大衣里，双眼悲伤地望着破破烂烂的车厢内部。

她的邻座是于贝尔·德·布利维尔伯爵夫妇，这是诺曼底最古老、最高贵的姓氏之一。

伯爵是位极重外表的老绅士，他打扮自己，尽力增加他与亨利四世国王在外貌上的相似之处。

根据他家光荣的传说，亨利四世曾使布利维尔家的一位夫人怀了孕，而这位夫人的丈夫也因此事而成为伯爵并当上了外省总督。

于贝尔伯爵是加里·拉玛东先生在省议会中的同事，在省里是奥尔良人党的代表。

他和南特市一个小船主的女儿结婚的故事一直是个谜。

伯爵夫人很有气派，比任何人都会招待客人，有人甚至认为路易·菲利浦的一个儿子曾经爱过她，正因为如此，整个贵族都对她很热情，她的沙龙始终是本地的第一沙龙，是惟一保持着殷勤雅致古风的沙龙，要想进入是很困难的。

布利维尔家的财富全是不动产，据说收益已经达到50万利弗尔。

这六个人坐在车厢深处，组成有固定收益安详而强壮的社会一方，是正直的人们，他们有权势，信仰宗教，崇尚原则。

……

<<羊脂球>>

编辑推荐

最卓越的天才 ——屠格列夫 他的作品“无限地丰富多彩，无不精彩绝妙 令人叹为观止。”  
——左拉 应该向莫泊桑脱帽致敬。  
——恩格斯



<<羊脂球>>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